

INNOCENT BLOOD

无辜之血

童年结束了，童年的伤痛也该过去了，迎接你的是崭新而舒展的生活。

[英]P.D.詹姆斯 著 潘鹤文 译



P. D. JAMES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无辜之血

[英]P.D.詹姆斯 著 潘鹤文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辜之血 / (英) P.D. 詹姆斯著 ; 潘鹤文译 .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20.1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ISBN 978-7-5321-7330-3

I . ①无… II . ①P… ②潘… III . ①推理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80640 号

INNOCENT BLOOD by P.D.JAMES
Copyright © 1980 BY P.D.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9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 09-2018-941

责任编辑: 秦 静
特邀编辑: 武姗姗 许天弈
封面设计: 李子琪

无辜之血

[英] P.D.詹姆斯 著
潘鹤文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13印张 字数 252千字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7330-3/I.5827

定价: 5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

INNOCENT BLOOD

P. D. JAMES



目 录

第一章 身世之谜	001
第二章 释放令	159
第三章 暴力行为	289
第四章 尾 声	389

第一章
身世之谜

社工的年纪比她预想的大；或许在安排这次见面的那个不知名的官员看来，那些被收养的人在接受强制咨询时，大概会对头发灰白、体型臃肿的社工更为信任。毕竟，他们肯定需要某种形式的安慰，对于这些失去原生家庭的人而言，法院的判令与他们的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地通过官方渠道调查自己的身份？社工露出职业性的鼓励微笑。她伸出手，自我介绍道：“我是娜奥米·亨德森，您就是菲莉帕·罗斯·帕尔弗里小姐吧。抱歉，恐怕我必须先看一下您的身份证明文件。”

“菲莉帕·罗斯·帕尔弗里只是我的名字。我来是想弄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菲莉帕险些脱口而出，幸好她及时地咽下了这句话，因为感觉这么装腔作势的回答似乎不利于见面顺利地展开。她此行的目的她们都心知肚明。她希望这会是一次成功的会面；希望它能够按照她的方式进行，虽然她也并不是十分清楚要以怎样一种方式进行。她解开皮挎包的系扣，默默地递上护照和新考的驾照。

房间里的家具布置意在营造出一种让人放松的氛围。虽然办公桌看起来很正式，但菲莉帕一到，亨德森女士便立刻绕过办公桌，指了指矮桌两旁罩着塑料膜的两把椅子中的一把，示意她就坐。矮桌上甚至还摆了花，一个印着“波尔佩罗敬赠”字样的小小的蓝色碗状容器里盛着一束混杂的玫瑰花。这些并非花店橱窗里摆着的那种既没有香气也没有刺的花蕾，而是花园玫瑰，考尔德科特街露台花园里的那些品种：和平玫瑰、超级巨星玫瑰和艾伯丁玫瑰，这些花绽放后只剩下枯萎的花瓣和紧紧收拢的花蕾。菲莉帕好奇这些花是不是社工从自家花园里摘来的。说不定她已经退休，住在郊外，然后被返聘回来兼职这份特殊的工作。她甚至想象得出，对方穿着眼下这双布洛克鞋和这身耐磨的花呢衣服，笨拙地绕过玫瑰花坛去修剪那些是时候剔除的玫瑰花的样子。给花浇水的人未免过于殷勤，一滴乳白色的水珠仿佛一颗珍珠般停留在两片黄色的花瓣之间，桌面也有溅落的水迹。不过仿红木的桌子并不会因此沾染污渍；因为它根本不是真木头造的。玫瑰散发出一股潮湿的芬芳，但闻起来并不是很新鲜。这种简易的椅子任哪个访客也不会坐得舒坦。桌子另一头那抹激发她自信和信任的微笑，只是承蒙《一九七五儿童法案》第二十六章的恩惠。菲莉帕为自己的外表费了一番工夫，不过她一向如此，总是带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想要展示自己，每天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塑形象。今天早上这身打扮的目的是要显得一切如常，这次见面也没有令她产生特别的焦虑，或者需要特别的关照。夏日的阳光

将她浓密的头发晒得褪色，浅黄色的头发甚至找不到两绺颜色完全一致的，她将头发梳过高高的额头，编成一条粗辫子。她的嘴巴很宽，上唇弯曲而有力，唇角下垂的线条十分性感，她没涂口红，但悉心地抹上了眼影，用来强调她最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双明亮、略微突出的绿色双眸。因为不愿意早到，她在路堤花园逗留了太久，最后不得不匆忙地赶过来，汗津津的蜜色肌肤闪着光泽。她穿着凉鞋和浅绿色的开领棉布衬衫，下身搭配灯芯绒裤子。与这种刻意模糊消费水平或者社会阶层的随意不同的是她像戴护身符一样戴着的饰物：细长的金表，三枚硕大的维多利亚式的戒指——一枚黄玉的、一枚光玉髓的、一枚橄榄石的，还有左肩背的意大利皮包。这种反差是她有意为之。记不得八岁生日以前的任何事，知道自己是私生女，意味着她不必面对一大堆活死人，不必虚伪地祭拜先祖，没有任何刻板的想法制约她向世人展现自己。她想表现得独一无二，给人留下聪慧的印象，看起来引人注目，甚至古怪，但绝不可能是平凡。

菲莉帕的档案摊开在亨德森女士面前，又新又干净。她隔着桌子认出了其中几样东西：橙褐相间的政府信息表，那是她从伦敦北部公民咨询局要来的文件副本，她不必担心那里有人知道她或者认识她；五周前，也就是她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她写给注册总署¹一封信，在信里申请了查明她身份的第一份文件——申请表，及

¹ 英国负责出生记录和死亡记录的机构。——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其副本。信附着签条，搁在档案的最上面，纯白的信纸衬着浅黄色的政府文件。亨德森女士用手指摸了摸。某种东西，地址，或者厚实的亚麻纸（哪怕只是副本）忽然令菲莉帕萌生了短暂的不安。也许是因为她意识到她的养父是莫里斯·帕尔弗里。鉴于莫里斯不知疲倦地自我宣传，又出版了大量社会学著作，如果一位资深社工没听过他的大名，那就怪了。她倒是好奇亨德森女士有没有读过他那本《咨询的理论与技巧：从业者指南》，如果她读过的话，莫里斯对心理发展咨询和格式塔治疗之间差异的孜孜探索，在增强委托人（“委托人”这个词在社会服务术语中真是太举足轻重了）自尊方面又给了她多大帮助呢？

亨德森小姐说：“或许，我应该先告诉你我能为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很可能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一些，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把它说清楚。《一九七五儿童法案》针对获得出生记录的相关法律做出了重要修正。法案规定，如果被收养者有意愿，在成年后，换句话说，必须至少年满十八周岁，才可以向注册总署申请，查询能帮助他们找到原始出生记录的信息。你被收养时颁发的新出生证明，以及能把菲莉帕·罗斯·帕尔弗里这个名字和你的原始出生证明联系起来的所有信息，都被注册总署保管在机密档案中。现行的法律规定，如果你有意了解的话，注册总署必须向你公开这些相关信息。但是，《一九七五儿童法案》同时也规定，如果收养时间在1975年11月12日之前，也就是在法案通过前，被收养的孩子在获知这些信息前必须同顾问进行一次面谈。因为议会对这种回溯性的新规定

存有顾虑，这么多年来，许多亲生父母放弃抚养权，将孩子送给别人收养，而收养人在收养时认为孩子亲生父母的信息将被保密。所以，今天让你过来，我们可以一起考虑一下你追查亲生父母的信息可能带来的影响，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其他人而言。当然，这是你的合法权利，我们只是想以一种有益而恰当的方式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信息。面谈结束后，如果你仍然想了解这些信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原来的名字、你亲生母亲的名字，或许还有你亲生父亲的名字——不过尚不确定——以及颁发收养令的法庭的名字。我还能为你提供一张申请表，你可以用来向注册总署申请一份你的原始出生证明复印件。”

这些话她以前说过，因为她说得未免太熟练了。

菲莉帕说：“出生证明的收费标准是两英镑五十便士。这个价格倒是很便宜。这些我都知道。那本橙褐相间的小册子里都写了。”

“你都了解就好。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追查自己的出生记录的？我看你刚满十八周岁就立即提出申请了。是临时起意呢，还是考虑过一段时间了？”

“《一九七五儿童法案》通过时我就决定了。当时我十五岁，正在准备普通水准考试。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太多，只是下定决心，一满法定年龄就立即提出申请。”

“你有跟你的养父母聊过这些吗？”

“没有。我们家人不太爱谈心。”

亨德森小姐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那么，你究竟有什么打算？你只是想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呢，还是希望找到他们？”

“我想知道自己是谁。仅仅停留在找到出生证明上的两个名字，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意义。说不定那上面甚至没有两个名字。我知道自己是私生女。调查可能一无所获。我知道我妈妈死了，我找不到她，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爸爸。但是，如果我能查出我亲生母亲的身份，或许能找到关于他的线索。他有可能也死了，不过我并不这么认为。冥冥之中，我总感觉他还活着。”

通常，她的幻想或多或少源自现实。可是，这一个与众不同，不合时宜，荒谬至极，然而又令她无法自拔，仿佛某种古老信仰的宗教仪式，既透着熟悉和荒诞，某种程度上又见证了本质上的真实。她已经记不得当初为什么要将想象的场景设定在十九世纪，以及，即便生于一九六〇年的她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想象是无稽之谈，为什么还一直放纵自己沉浸其中。她的母亲身材苗条，打扮成维多利亚时代客厅女侍的模样，金色的头发朝上梳，隐没在系着两根英格兰刺绣飘带的抓褶帽下，幽灵似的倚靠着玫瑰花园的高大树篱。在喷泉的水汽下，她的父亲身穿全套的晚礼服，大步流星地穿过宽阔的步行道。草坪坡地浸润在柔和的夕阳中，闪着孔雀羽毛般的微光。两个身影重叠在一起，黑色的头颅俯向金色的头颅。

“亲爱的，我亲爱的。我不能让你走。嫁给我。”

“不。你知道我不能。”

临睡前，重温她最喜欢的场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睡意伴着玫瑰花瓣降临。在最初的梦境中，她的父亲穿着一身猩红镶金的制服，胸前饰有缎带，腰间佩着一把当啷作响的宝剑。随着她渐渐长大，她删改了这些令人难堪的装饰。想象中的士兵、纵狗打猎的无畏骑士最后演变成了贵族学者。不过，核心的要素始终未变。

一滴水珠顺着黄色玫瑰的花瓣滑落。她失神地盯着水珠，希望它别滴下来。菲莉帕的思绪不知飘去了哪里，听不见亨德森小姐在说些什么。她努力拉回注意力。眼前的社工正在询问她养父母的情况。

“你妈妈呢，她是做什么的？”

“我养母会做饭。”

“你是说她是个厨子？”社工似乎意识到这句话可能暗示着某种贬损意味，于是改口道，“她是位职业厨师吗？”

“她只为她的丈夫、客人们还有我做饭。少年法庭的治安法官才是她的本职工作，不过，我觉得她干这份工作只是为了取悦我养父。因为我养父认为女人应该有一份工作，当然了，前提是不妨碍他舒适的生活。不过，烹饪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的厨艺够格当职业厨师，虽然除了夜校，她并没接受过什么正规的指导。他俩结婚前，她曾是我爸的秘书。我的意思是，烹饪是她的兴趣、她的爱好。”

“哦，这对你父亲和你来说是好事啊。”

大概这种轻松的口吻可以让她在无形中放松紧张的神经。菲莉

帕目不转睛地盯着社工，竭力从她的话中汲取勇气。

“是啊，我养父和我，我们俩都嘴馋。我们吃得特别多，却不长胖。”

她觉得，这一点隐含了对生活的某种态度，对于美食他们心怀感激，但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嘴里塞；或许这更让他们相信人可以沉迷于享乐，却不必为此付出代价。不同于性，贪食不用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负责，也不会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造成伤害。她常常从鉴赏美食和美酒中获得慰藉。至少，这一点不是从他身上学来的。即使是莫里斯，这个坚信不疑的环境保护论者，也不能说鉴赏红酒的能力很容易习得。在学习品酒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拥有灵敏的味觉，再次证明了她遗传的品位。她回想起十七岁生日那天，面前的桌子上摆了三瓶酒，商标都被遮住。她想不起希尔达在不在场。照理说她不会缺席一场家庭生日晚餐，但是记忆里只有她和莫里斯单独庆祝。他说：“现在，告诉我你更喜欢哪瓶。忘掉五颜六色的杂志增刊里那些漂亮话，我要你说出你的想法。”

她又依次尝了一遍，直视他挑战的眼神，把酒含在嘴里品味。每品一种都要用水漱口，她猜这是正确的做法。

“这瓶。”

“为什么？”

“不知道。我就是最喜欢这瓶。”

但是，他想要的是一个更深思熟虑的判断。她补充道：“也许是因为我无法从气味和口感来区分它的味道。它们不是独立的感

受，而是一种整体的愉悦感。”

她选出了正确的答案。答案总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她又成功地通过了一次测试，再次赢得了他的赞赏。他无法彻底地厌弃她，不能把她退回去；她心知肚明。收养令无法撤销。更重要的是，她证明了他的选择没错，他的钱花得不冤枉。希尔达常常在厨房里忙活好几个小时，为他们准备餐食，自己却吃得很少，喝得也很少。她会坐在旁边，忧心地盯着他们狼吞虎咽。她给予，他们索取。有种几近夸张的心理学平衡。

亨德森小姐问：“你怨他们收养你吗？”

“不，我很感激他们。我是幸运的。如果换作一个贫穷家庭，我过得不会好。”

“哪怕他们是不爱你的？”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爱我。我又不是特别招人喜欢。”

她适应不了贫穷家庭的生活，至少这一点她可以确定。无论哪对养父母，她都相处不了。各种气味：她自己的排泄物，小餐馆外腐烂的垃圾，坐在妈妈大腿上、裹着脏衣服的幼童因为公交车的颠簸紧贴着她……这些都会引发一瞬间的恐慌，这无关厌恶。记忆仿佛探照灯般扫过自我迷失的角落，清晰地照亮了种种场景，如儿童漫画般浓艳的色彩，如砖石般坚硬的线条，那些隐藏在黑暗废墟中数月不被记起的场景，并不像其他儿时的记忆那样根植于时间与空间中，也并非源自爱。

“你爱他们吗，你的养父母？”